

羣書治要

廿廿二

和装本

ワ 4

6314

11



門 74  
號 6314  
卷 11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

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

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

奉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  
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  
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  
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  
康之質羣臣無呂且之謀盥洗進爵蹶蹈惟慙  
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  
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  
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  
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聞者章  
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勿省示不爲詔子噉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  
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  
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

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  
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  
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  
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  
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  
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  
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  
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  
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  
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  
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  
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  
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有作苛

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炘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眚畝不繫闕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  
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  
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  
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  
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  
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  
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  
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  
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  
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  
甚苦之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  
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  
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  
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  
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卷之二十一  
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  
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  
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  
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  
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  
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  
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  
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  
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  
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  
都崇建周親平搖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  
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尅諧羣后德讓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  
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

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  
 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  
 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  
 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懸  
 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  
 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  
 復受獻由是遂省

舊無時  
 臨至縣  
 接十字  
 補之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  
 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  
 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  
 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  
 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  
 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  
 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  
 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  
嗣邁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  
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  
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  
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  
不修孝文社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  
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  
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舊無下  
貴人二  
字補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  
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  
內無出闈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  
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  
多豐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  
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  
不定策帷幄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  
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  
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傾  
輞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  
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  
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  
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  
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反以爲綺縠就視  
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  
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  
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  
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  
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  
宗起居注削去冗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窮  
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

甚無所  
字無每  
於至政  
事十一  
字皆補  
之

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

漢書流要 卷之二十一  
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  
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  
繆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  
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  
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  
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  
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  
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  
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  
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  
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  
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

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優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省作著

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三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

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萁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

舊無字補之  
廷尉三

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躡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  
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  
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苟  
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  
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  
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非舊作  
無改之

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貫之以爲刺奸將軍謂  
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  
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  
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  
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  
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  
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  
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  
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

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迴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

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

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指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舊無以字補之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

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耶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遽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傳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

尚舊作  
向改之

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

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

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鄴、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

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  
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  
滅徵側，寇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  
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  
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  
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  
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二年作  
三年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  
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  
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  
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  
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  
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  
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

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癩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飭，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旣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

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  
 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  
 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  
 攝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  
 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  
 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褒德  
 侯食邑二千戶

舊無太  
 傅趙熹  
 四字補  
 之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  
 中牟令恭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

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  
 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  
 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  
 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  
 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一  
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  
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  
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  
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  
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  
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  
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  
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



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侯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二  
寢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  
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  
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  
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  
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閱然其  
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  
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  
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  
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  
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  
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  
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  
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  
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  
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  
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  
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  
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  
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  
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  
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  
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  
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  
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  
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  
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  
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  
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  
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

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舊無其字補之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

舊無怨字補之

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

卷下舊  
有良字  
刪之  
甚無遺  
宗至餘  
合十七  
字補之

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  
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郟，脅以  
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  
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  
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  
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  
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  
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  
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于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  
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  
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  
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  
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  
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

浪作狼

簡法令七日差秩祿八日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

羣書治要 卷之二十二  
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壠畝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

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  
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  
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  
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  
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  
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  
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  
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  
長安旣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  
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  
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  
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  
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  
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  
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惲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

舊無封  
字補之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讌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深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帝下舊  
有後字  
刪之

興字君陵，識第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眴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為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

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  
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  
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  
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  
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諛譁蓋以爲天地之  
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  
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  
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  
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  
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  
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  
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  
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  
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  
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  
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  
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  
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  
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  
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  
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  
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  
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  
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  
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  
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  
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  
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微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

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  
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  
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箚婦公不  
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  
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安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  
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  
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  
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  
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  
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  
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  
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

卷之三十一  
十七  
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謂無私乎

舊無以  
字補之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

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詰闕  
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  
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  
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  
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  
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  
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  
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  
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  
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  
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  
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  
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貴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  
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  
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山作公

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卽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貫郎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察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

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  
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

舊無後  
帝王疏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  
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  
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  
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  
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  
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諫十九  
字補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  
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  
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  
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  
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  
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  
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  
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

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舊無明年正月四字補之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為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

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  
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  
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  
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  
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  
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  
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  
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  
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  
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  
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  
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  
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  
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  
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

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安

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

舊善上有修字  
惡上有行字  
刪之

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

舊無南方至互

生八字

補之  
舊無孝  
元至光  
武九字  
補之

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  
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  
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  
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舊無參  
以至得  
會九字  
補之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為大尉是時三  
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  
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  
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  
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舊無參  
憲之空實  
字補之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  
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  
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  
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  
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為太尉

崔駟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  
戚出內詔命駟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  
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  
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  
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  
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  
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  
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  
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  
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家下無  
之字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謙  
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  
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  
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  
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  
辟駟爲掾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  
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  
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  
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